

戏说霓裳

文 / 熊江源

《霓裳羽衣》从它的曲体结构可以进而了解唐代发展鼎盛时期的歌舞大曲的完整的曲体结构,唐代大曲已有了庞大而多变的曲体。它的艺术表现、意境创造以及对外来音乐的吸收与融化都显示了唐代宫廷音乐所取得的成就,也由此促成了歌舞音乐更进一步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演变为戏曲音乐与说唱音乐。



玉勾栏下,香气氤氲。梨园弟子与伴唱的宫女们蓄势静待。

(散序)“磬箫箏笛篪相搀,击弹吹声迤邐”,用击、蹙、弹、吹等各种奏法,奏响了磬、箫、箏、笛。声音迤邐而绵长,舞者尚未动衣,“宿云不飞”。

(中序)奏完六遍后,乐声像竿裂冰碎那样响亮地奏出,舞者飘然起舞。但见裙色如虹,身上披的丝帔如飞云流霞,佩着黄金装嵌瓔珞珠串,响声泠泠,清脆悦耳;秀发梳成双鬟,头上饰金嵌的珠花。旋转、纵送、小垂手、斜曳裾……舞姿进退飘忽,长袖翩翩似弱柳扶风,裙裾轻曳像缭绕流云,饰羽毛的舞装随双臂挥动,如鸾凤展翅。点鬟、挥袂……上元、萼绿、王母、飞琼一一上演,如游仙境。亦真亦幻……一会儿,乐声渐慢,“朦胧闲梦初成后,婉转柔声入破时”。(白居易《卧听法曲霓裳》)

(曲破)忽的,乐音铿锵,“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锵”。听,箏策——“急声圆转促不断,辘轳磷磷似珠贯”(白居易《小童薛阳陶吹箏策歌》);看,箏篪——“手头急,腕头软,来来去去如风卷”(顾况《李供奉弹箏篪歌》)。旋转,挥袂……“罗袖动香香不已”,霓裳翩翩,融入曲破十二遍……一时间高潮迭起,观者无不为之倾倒。

(尾声)霓裳破凡十二遍而终。“翔鸾舞了却收翅,啖鹤曲终长引声”。一声长引,舞罢如飞翔的鸾凤收起翅膀,曲终如长长的鹤鸣……

到此,一切戛然而止,历史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张唯美

的画卷,所有的片段渐次上演。仿佛看到薄雾氤氲中,霓裳舞翩翩,幻做万般流霞。合上画卷,却仍沉醉其中。难怪白居易“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难怪杜牧称其“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正是由于它的久远,深邃,以及它的神秘,让我们陷入无限的遐想。经过千年岁月的冲刷,那丝竹相和、莺歌燕舞、杯盏交错的历史画面我们已无从欣赏,只能从聆听遗留的曲谱中去感受,从传说中去辨别,只能从《霓裳羽衣歌和微之》对该舞的创作、音乐、舞姿、服饰有所了解,管中窥豹,见其诗如见其舞。

盛唐,歌舞大曲已发展至极盛,集器乐、舞蹈、歌曲为一体,其中主要以中原传统乐器演奏风格较清雅的作品,又叫做“法曲”。“凡法曲之初,众乐不齐,唯金石丝竹,次第发生”。法曲是带有道家色彩的音乐,其内容,正确点说,是描写了凡人对飞仙的向往,人间对天堂的向往。

《霓裳羽衣》便属于唐代大曲中的法曲。这点从乐曲名字和诗里延用的不少女仙的名字,象上元、萼绿、王母、飞琼等都可以得到证明。它是唐代歌舞大曲的集大成之作,直到现在,仍无愧于音乐舞蹈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相传原是唐玄宗李隆基梦见自己进入月宫,听到仙乐,见素娥数百人素练霓裳而舞,心中默记,带回人间,又吸收《婆罗门曲》加以改制,后由很有舞蹈才华的杨贵妃根据这段乐曲创作成舞蹈,取名为“霓裳羽衣”。舞蹈从音乐、动作、服饰等方面都表现出一种仙境,是道家“羽化登仙”之宗教思想的形象美化。



据传《霓裳羽衣曲》乐谱早在安史之乱后便已失传。我们只能从《霓裳羽衣歌和微之》的记载及白居易自注窥见一斑。可以看出,《霓裳曲》融歌、舞、乐为一体,全曲共分三十六遍,分别是散序(六遍)中序(十八遍)曲破(十二遍)。“磬、箫、箏、笛递相搀,击、鼙、弹、吹声迥迤”,“散序六奏未动衣,阳台宿云慵不飞”,前奏曲——散序,奏六遍。全是自由节奏的散板,不舞亦不歌,采用击、鼙、弹、吹各种奏法,用磬、箫、箏、笛等乐器独奏或轮奏。“中序擘箏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拆”。中序,唐大曲中又称“歌头”或“拍序”,属于一个慢板的抒情乐段,乐曲中间也有由慢转快的几次变化。其中有歌有舞,亦有器乐伴奏,即随着乐曲边歌边舞。曲破又名“舞遍”,属于全曲的高潮。渐入曲破,先是一段散板进入的“入破”。“朦胧闲梦初成后,婉转柔声入破时”(白居易《卧听法曲霓裳》),曲调应当是抒情的,很快,进入快板部分。“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锵”。在转入快板前另有一段由散板入快板的过渡段曰“虚催”,中间也还有几次变化由快转到更快。结尾时速度又逐渐放慢,然后以一声长音作为结束。白居易自注云:“凡曲将毕,皆声拍促速,唯《霓裳》之末,长引一声也”,这是与其他大曲不同的地方。《霓裳羽衣曲》结尾处没有像别的大曲那样采用极快的“煞袞”作结,而是把尾音拖得很长,留有余味。这段以舞蹈为主,只有乐器的伴奏而没有歌唱,速度从散板到慢板再逐渐加快到急拍,逐渐铿锵,引人入胜。

根据《霓裳羽衣歌和微之》,我们窥见唐大曲的表演过程并从中清楚地看出了其结构:它由散序、歌、破三部分组成。其中:散序——节奏自由,器乐独奏、轮奏或合奏。散板的散序若干遍,每遍一个曲调。中序——或称拍序、歌头。其节奏固定,慢板,有歌唱,器乐伴奏,舞或不舞;破、舞遍——以舞蹈为主,用器乐伴奏的段落。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霓裳羽衣》所带给我们的只能是美好的遐想与些许的遗憾,也正因如此,更让我们对它所演绎的神话般的境界充满憧憬,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关于它的美轮美奂的幻境。我们从它的曲体结构可以进而了解唐代发展鼎盛时期的歌舞大曲的完整的曲体结构,说明唐代大曲已有了庞大而多变的曲体。它的艺术表现、意境创造以及对外来音乐的吸收与融化都显示了唐代宫廷音乐所取得的成就,也由此促成了歌舞音乐更进一步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演变为戏曲音乐与说唱音乐。

参考文献:

- [1]袁静芳 中国传统音乐概论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
- [2]祈文源 中国音乐史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 [3]欧阳予倩 唐代舞蹈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 [4]孙继南、周柱铨 中国音乐通史简编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5]全唐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熊江源,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研究生